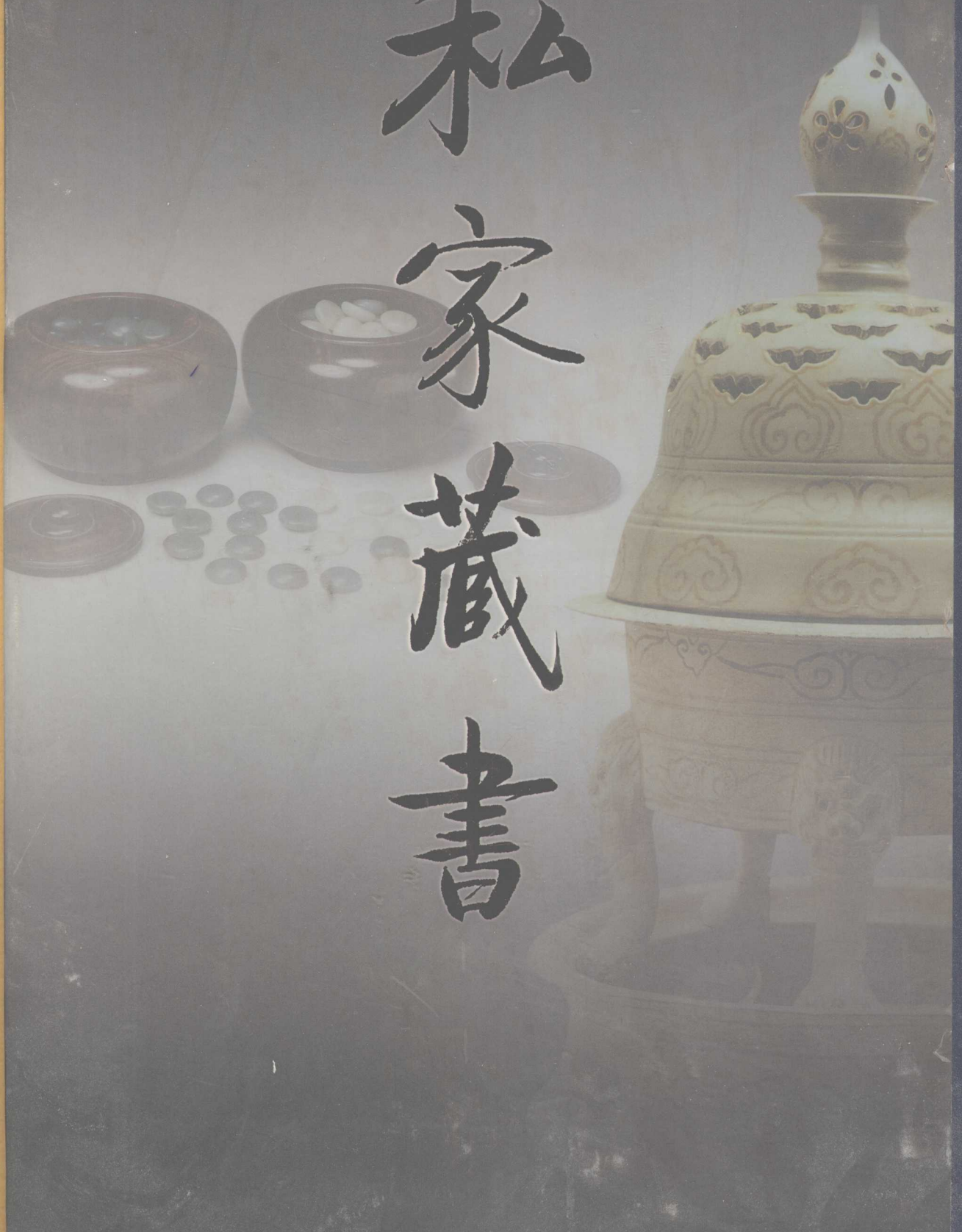


私家藏書



華夏藏書大系

私家藏書

第五卷

# 私家藏書



啓功校箋

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私家藏书/聂明主编—北京：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，2001. 4

(华夏藏书系列)

ISBN7 - 81056 - 522 - 2

I. 私… II. 聂… III. 古籍 - 汇编 - 中国 IV. Z422  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11794 号

书 名 私家藏书  
主 编 聂 明  
责任编辑 张 山  
出 版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
(地址：北京中关村南大街 电话： 68472815 68932218)  
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 
印 刷 北京市通州区华龙印刷厂印刷  
开 本 850×1168 (毫米) 1/16  
印 张 240 印张  
字 数 3400 千字  
印 数 1000 册  
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 ISBN7 - 81056 - 522 - 2/ Z · 8  
定 价 1660. 00 元 (全六册)

**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**

# 华夏藏书

## 目 录

### 第四部 私家藏书

#### 第五卷

清朝秘史	.....	(一)
飞花艳想	.....	(五〇九)
银瓶梅	.....	(五八一)

# 清朝秘史

粤东渔父 惜华楼主

## 第一回

述前朝关东钟王气 谈天女塞外记红妆

中国数千年来，历代相沿，皆是君主专制政权。其间帝帝王王，此兴彼仆，你争我夺，胜者自然是富有四海，玉食万方，享不尽人间富贵；败者当然是一文不值，任人唾骂。古语所谓胜则为王，败则为寇。这两句话，真是说得不错。惟其如此，所以有天下者，每每任情放肆，为所欲为，以为天下莫敢谁何。虽其中开基创业，不无一二贤明之主，到了一传再传以后，国家无事，子孙安享承平，便把祖宗创业的艰难，抛向九霄云外，渐渐地向逸乐荒嬉的途径上去了。三十六宫，七十二院，到处皆足以怡悦性情，犹以为未足，深居高拱，终日无所事事。一般趋承者，惟恐逢迎不力，于是乎荡检踰闲之事，层见迭出。凡事上有好者，下必甚焉，久而久之，宫闈之内，秽德彰闻，此等事实，历朝的正史实录，野乘裨官，都有记载。真可谓历代相承，如出一辙。一部二十四史，若单就宫闈的事，逐条逐件，一一翻阅起来，也不知占了多少篇幅。满清崛起东北，

人主中夏，也逃不出这个范围，自顺治开基，至宣统逊国。更历十三朝，享国二百七十余年，其中宫闱之事，更是指不胜数，而且塞外风俗习惯，与内地迥然不同。未入关以前，原不知有所谓礼义廉耻等等。到后来沾染中原文化，受汉族的同化力，把他原来的野蛮习俗，也算改变许多了。

满州的开基地方，是在山海关外，沈阳东边，长白山麓。其始不过一小小村落，聚群而居，浇土为城，地名鄂多里，人种是通古斯族。后来人口渐渐增多，各分支派，大约每一个部落，拥戴一个骨格魁梧，膂力过人者做首领。日以操练人马，开疆拓土为务，于是逐渐强盛起来。据官私记载，满清始祖，为爱新觉罗·布库里雍顺。这个布库里雍顺，在满族中算是一个大大的人物，相传是天女所生。所谓天女者，生在东北海滨，长白山下，姊妹三人，长名大库伦，次名正库伦，幼名佛库伦。三人系出同胞，长得非常美丽，尤其是佛库伦，年纪最小，不过十五六岁，体态更觉轻盈，杏脸桃腮，蛾眉凤目，真可算是寒外的绝世娇娃了。

一日正当暮春时节，野外花枝招展，绿草如茵，在这淡宕的春风中，送进一声声细碎的鸟语，令人心旷神怡。佛库伦姊妹三人，都是性情活泼，最爱游玩的，到了这时，那能按捺得住，三个人便骑着马儿，鞭丝一指，洋洋得意，向那锦绣般的郊

原，并马游行去了。她们玩够多时，玩也玩腻了，正要拨转马头，同回家去。忽听得远远的吹角声，回头望去，尘头起处，见一队人马，簇拥前来。倒是大姑娘大库伦眼快，认得来者不是别人，正是父亲，便高声嚷道：「咱们爹爹回来了。」三姑娘回头看时，果然见父亲跨着一匹大马，领头儿在前面跑着，后面又跟着一大群骡马，还有七八条大汉，各各骑马赶着来。佛库伦看得透切，便拍着马赶过去，这里大库伦和正库伦，也骑上马背，跟在后面。父亲干达木尔，见了他几个女儿赶来，便也停住了马候着。他平时最喜欢三姑娘，看看三姑娘一匹马跑到面前，便在马背上搂了过来，和自己叠着坐在一个鞍子上，一路说说笑笑着走去。走了不到一程，快要到家门了，他父女俩正在说得出神，忽听半空中呜呜鸣一阵响，三枝没羽箭，正落在他马前。干达木尔看了，脸上的颜色，顿时变了，回过头去，大声嚷道：「伙计，留神啊，他们又要来打架了。」那班大汉听了，齐应一声，便回去拿家伙。平地里就卷起了一阵尘土，飞也似地向山峪里跑去。他姊妹三人，也跟着快跑，佛库伦一边跑着，一边回过头去，看看布库里山尖儿上，早有一个高大汉子，骑着马站着。

看官，你道这个高大汉子是谁，原来此人名叫乌苏勒德。那人出落得一表人才，膂力过人，他父亲是布库里山北面梨皮

村的村主，惟是梨皮村的村民，和布库里山南面布鲁胡里的村民积下多年的仇恨。两村的人，常常寻仇寻恨，一言不合，便以命相搏。这一天，梨皮村的人，打听得干达木尔从岭外赶得一群骡马回来，便由乌苏勒德带领着大队村民，赶过山来，意欲劫夺那一群骡马。他一个人立马山顶，先发三枝没羽箭，算是一个惊音。后来见干达木尔领了人马出来，他便把枪标儿一招，那梨皮村的村民，跟着他如潮水似地冲下山来。到得一片平原上，两边列成阵势，发一声喊，刀枪并举，你来我去，弓箭相迎，打得落花流水。

从前布鲁胡里的村民，吃过乌苏勒德的亏实在不少，把这乌苏勒德恨入骨髓，大家正想借着这回恶斗，出了一口闷气。于是人人奋勇，个个争先，把梨皮村的村民，打得七零八落，断臂的断臂，折腿的折腿。乌苏勒德站在马背上，看看自己的人，渐渐有点支持不住了，他便大喊一声，跳下马来，舞动长枪，向人群里扎了进去，直奔干达木尔马前。干达木尔眼明手快，瞧见乌苏勒德将闯进来时，便在马上挽弓搭箭，「嗖」的一声，一箭射去，正中那乌苏勒德肩膀上。只听得他大嚷一声，转身便走，这里干达木尔拍马便追，三五百村民，跟着大喊「快捉乌苏勒德！快捉乌苏勒德！」这时梨皮村的村民，见头儿受了伤，也无心恋战，大家把乌苏勒德一围，裹在丛里，向山顶上

逃去。

这一遭，布鲁胡里人，得了大胜，人人兴高采烈，立刻斩了三头牛，六头猪，十二头羊，一百只鸡，召集了许多村民，男女女，都在干达木尔家里，大吃大喝起来。大库伦姊妹三人，也跟着他爷娘吃酒。这夜正是八月的天气，天上圆圆的挂上一轮明月，照在院子里，分外精神。那三姑娘佛库伦，在月光下走来走去，有时拣一个干净的石子上坐着，仰观月色，俯看花影，对此良夜美景，便不免触动了芳心。想到自己生长在这山水穷僻之乡，袅袅腥膻之地，不免有孤芳独赏之欢。回想到布鲁胡里的村民，都是一班勇男莽夫，绝少一个英姿飒爽的男子，可以和我佛库伦匹配良缘的。她想到这里，又回到日间那个乌苏勒德，立马山顶，那种英雄气概，后来看他指挥村民，横冲直撞，逼近前来，站在棚门里楼上看去，他那面庞儿，真是唇红齿白，眉清目秀，像我佛库伦，倘能嫁得这样一个郎君，才可称得才子佳人，一双两好呢。只可惜我和他是世代仇家，眼见得这段良缘，只可付之昙花幻影。

佛库伦正在胡思乱想，忽然想起那布鲁胡里湖边的夜景，一定比这里更好，她便悄悄的一个人，分花折柳地走去。绕过山坡，便露出一片湖光来。这时四山沉寂，临流倒影，湖面上映着月光，照得和镜子一般明静。她拣一块临水的山石上坐

下，一股清泉，从山脚流下来，流过石根，发出潺潺的响声来。佛库伦到了这时，觉得心旷神怡，胸中尘俗都是销。她仰着脸，只是怔怔地看着天上的月儿。猛听得山脚下，微微有人喘息的声音，接着窸窸窣窣的一阵乱响，从长草堆里，爬出一个男子来。佛库伦不觉吓了一跳，正要声张起来，只见那男子抬起头来，他的面庞正映着月光，突然一见，却认得是那刚才所想的乌苏勒德。

这时她一寸芳心，不觉一阵跳动，忙把手绢儿按住了朱唇，静悄悄地站在一旁看他。只见乌苏勒德在地下爬着，可怜他浑身血迹模糊，脸色青白，嘴里不住地哼哼，勉强挣扎了一回，便挨到那泉水边，低下头去，伸着两手，掬起泉水来，往嘴里送，一连吃了几口，才觉得精神清爽些。他一仰头，猛然见一个美人，站在他面前，这一惊非同小可，便喘着气问道：「姑娘可是布鲁胡里村中的人么？」佛库伦听了，不好意思和他答话，便微微地点了一点头。乌苏勒德便颤微微地站了起来，一步步地向佛库伦身前挨过来。佛库伦认做他来报仇，忙转过身便走，那乌苏勒德，在后面气急喘喘地说道：「我乌苏勒德受了重伤，如今被姑娘看见了，料想要逃也逃不脱身，姑娘你也不必回去惊动大众。我有一柄刀在这里，请姑娘将我头割下来，拿回村去，一则也显了姑娘的功劳，二则我死在美人

儿似的姑娘手里，也是甘心情愿。」说着便从怀里拔出刀来，咔嚓一声，丢在地下。他自己的身子，也跟着倒了下来，佛库伦听他说话的可怜，又见他扑倒在地上，身子动也不动，倒也弄得进退两难。

候了半晌，佛库伦便忍不住，上去扶起他来，谁知那乌苏勒德伤口痛得早已晕绝过去，他那衣襟上血迹，沾了一大块血水，还是流个不停，不觉打动了佛库伦的慈悲心肠，便伸手插在他肋下，慢慢在把他的身子拖到水边替他洗去血迹，又扯下他一幅衣襟，扎住伤口。这时乌苏勒德的脸，迎着月光，越发显示出英秀动人，佛库伦正在细细打量他面貌时候，忽听他嘴里喊一声「哎哟」，已经醒了过来。睁开两眼，见自己倒在美人怀里，不觉笑了一笑。佛库伦羞得忙把他身子推开，一摔手要走去，谁知那只左手，被他攥的死紧，任你如何挣扎，他总死捏住不放，只不住嘴地说道：「几时再得和姑娘相见，说说我感谢姑娘的心愿。」佛库伦说：「你要和我相见么，除非到真真庙里去。」她一句话说完，嗤地笑了一声，一摔手，转身去得无影无踪了。

原来布库里山东面有一座孤峰，壁立千仞，高插云霄。从布鲁胡里村望去，好似骆驼颈子，昂头天外。村里人便唤他骆驼嘴。那骆驼峰上隐约望去，红墙佛阁，好似一座庙宇，村里



的人每每要爬上峰顶探望，又苦羊肠石壁，无可攀援，虽想尽千方百计，终不得见庐山真面，因此这一座孤庙，直同海上三山，可望而不可及，村里人便把这座隐约的红墙佛阁，称做「真真庙」。村里人有一句话：「你要相见么，除非到真真庙里去。」这里说不容易见面，如不容易到真真庙里去一样。佛库伦对乌苏勒德说这句话，无非因为和他是世代仇家，不容易见面的意思。一来可以打断他的念头，二来免得他在此纠缠，正是：

爱情虽然萦心事 仇誓无奈在眼前

到底乌苏勒德和佛库伦后来能否相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回

骆驼峰上虎拽娇娃 布鲁湖边鸟衔朱果

话说乌苏勒德自佛库伦走后，独自一人躺在那布鲁湖湖边，停顿了一会，想那美人临别的一番形景，并说要见面除非到真真庙相会的话，不免动了英雄好奇之心。他想着我乌苏勒德，是一个堂堂男子，又是梨皮村一村之长，难道不能想一个

法子，到那对山红墙佛阁，况且那美人既说要见面非到这个所在不可。想她必是仇家儿女，然其心中也是有许多难言之隐，若是我乌苏勒德不能替她办到，岂非辜负了她一番美意，使她恨于我。不过这座真真庙，实在是峻险非常，如何一时能达到相会目的，也只好慢慢设法，成功了这样美满好事。他便悄悄地逃回了梨皮村，已是天明。

那般村民见头儿已经回来，便一个个到乌苏勒德面前问话，都要想重去报复。但是那时这乌苏勒德一心要想与美人在真真庙相会，这报复仇恨的事，已经抛向九霄云外。当与村民说道：「现在我们村里，是经此次败劫回来，如何能再去打仗，只可暂行躲避吧，我看对山的红墙佛阁，如能通了过去，倒是我们的藏身之所，诸位不知有何方法，能通得过去。」众村民沉思了一回，总是没有想出一个法子来，乌苏勒德见众村民一无所答，当即离开了众人，独自一人到对山湖边眺望一会。只见那座红墙佛阁，高高的矗立在云外，四面一片大河，众水绕山，山的上面倒比山脚宽，峻险非常，并无上山的路径；那山脚下的虎豹是频频往来，即使有路可通，也是性命关天。察看了一番，实在是毫无方法，便跑回了梨皮村，只得再图进展，与那美人到红墙佛阁地方，成功了美满姻缘。此是后话。

且说布鲁湖里村是山海关外，东北边境，气候非常寒冷，

一人初冬，便雪花纷飞，冰天雪地，众山皆白，好似银世界一般。村里人农事早罢，男男女女，都各各骑着马背着弓，向那山巅水涯，做打猎的营生。一日，佛库伦也要出门打猎去，秃袖蛮靴，结束停当，她便拉着两位姐姐，骑着三匹桃花马，一溜烟上了东山。到得东坡上，各各跳下马来，各人牵着猎狗，东寻西觅，见那雪地上都是狼脚印子。大姑娘说道：「二位妹妹，我们顶好要小心些，这地方有一大群狼走过了，还留着爪印呢。我们要走在一起，不要走散才好。」佛库伦一边答应着，一边只是低着头找寻，一会儿，只见那头黑狗儿，仰着脖子，叫了一声，飞也似地跑向那山冈下面去了。在山壁脚上一个洞口，用它的前爪，乱抓乱扒。佛库伦跟在它后面，知道洞里有野兽躲着，忙向她两位姐姐招手儿。大姑娘二姑娘便悄悄地走上去，只见壁下有三个洞，西面一个洞大些，忙把腰上挂着的网子罩住了洞口，对着那个小洞里，放了一鸟枪。突然有六七头灰色野兔，跳出洞外来，一霎时都被网子网住了，左冲右突，总是逃不脱身，把个佛库伦欢喜得什么似的。三姊妹七手八脚，把网子收起，把几只兔子，分装在各人的口袋里，重又下了山坡来，跨上马绕过山峡去，便见那骆驼嘴，高矗在面前，那布鲁湖里湖，紧靠着山脚。

这时湖面上，只是层冰断水，冰水不波，她三人绕着湖边

走去，在那尽头，便露一条上山的路径。这山势是十分险峻，又是漫山铺着冰雪，不容易上得去。大家下了马便攀藤附葛的走了一程。这三个姊妹，都是走得娇喘嘘嘘，香汗涔涔，便在路旁一块山石上坐下，说些闲话，把身边带的干粮掏出来，三人吃一个饱，慢慢地散一散步。在这个当儿，佛库伦猛听得山冈子上，有鹿儿的叫声，便挟了弓箭，也不等她的姐姐，急急绕过山冈子去。大姑娘在后唤她，她也不理，二姑娘看着她三妹妹去得远了，忙在后面赶上去。大姑娘见得只剩下自己一个在山腰里，便也只得跟着上去。山陡路滑，一步一走的挨着，挨了半天，看看前面，不见她两人的影子，谁知绕过山腰，便听得二姑娘在前面哭喊着，忙追上去一看，只见二姑娘连爬带跳的，向山壁上上走去。她往前一看，不觉吓得身子软瘫了半边，原来那佛库伦在半山上被一只斑斓猛虎，拦腰咬住，往林子里死拽。好头黑犬儿，也吓得拖着尾巴，跟在二姑娘身后狂吠，一转眼那只猛虎拖着佛库伦，向林子里一蹿，便不见了。

大姑娘二姑娘两人，便号啕大哭起来，一边哭着，一边唤着，四下里找寻，也找不出一丝形迹来。二姑娘急了，大喊一声，便一耸身向山下跳去，亏得大姑娘眼快，忙上前去，一手抱住，两人没有办法，只得凄凄惨惨地，寻路下山，回得家去，把这情形，一层一节，对他父亲说了，话未说完，满屋子的人，已

是号啕大哭。她母亲格外哭得伤心，便逼着她丈夫，要连夜上山去找寻。

当下干达木尔，便招呼了许多伙计，擎枪提刀，灯笼火把，一大簇人上山找寻去。从此一连找了好几日，那里找得一点影儿来。原来佛库伦离了她两位姊妹，抢上山冈上去，四下里看时，静悄悄的，也不见鹿儿蹬踪迹。正出神的时候，忽听得颈子后面，鼻息咻咻，急回过脖子去看，见背后林子里，奔出一只斑斓猛虎来。不觉哎哟一声，惊出一身冷汗，她拔脚要走，可怜这条腿儿，软得和棉花做成的一样，休想抬得动。那只猛虎便把屁股一摆，尾巴一剪，呼的一声吼，和人一般站了起来，擎着两只爪儿，在佛库伦肩头一按。可怜小灵魂儿出了窍，倒在地下，一任那大虫如何摆布，总是昏昏沉沉的醒不回来。

正在这个当儿，对面山上有几个猎户，正在会猎，见一只斑斓猛虎拽着一个青年女子。大家不免也是害怕，见它跳过几个山头，张着口正要吞噬，那为首的便放了一箭，「飏」的一响，正中虎额。那只猛虎觉得有人前来追赶，便张口咬着那女子，连打几个虎跳，蹿到红墙佛阁的所在。一斑猎户赶忙连发几矢，这大虫满身着箭，便就地一滚，抛了那女子，钻入山洞。众猎户见大虫已逃，便一个个鼓着气儿，上了网梯前去营救。看官前回书中不是说这红墙佛阁，是非常峻险，这时为何就能

履险如夷呢，岂非自相矛盾吗。此段原由，做书的只可回转身重说。乌苏勒德自从那日回到梨皮村后，日日想法，总是想不出来。一日他想利用绳梯的法子，或可上得那高山。但是这根绳叫谁去悬挂呢？大凡作事，除非人莫为，久而久之，就生出计策来，便能成功。有一天清晨他站在骆驼峰顶上，瞧见对面红墙佛阁，树林子内有许多大雕，衔着野雉野兔，飞翔到对山林内。不觉心中一动，急急地跑回了梨皮村，拿了几十丈粗绳，缚了许多野兔野雉的小动物放在峰上，任它乱跑，引那对山大雕。来拖这些小动物带着绳子过去，挂在树枝上缠绕起来。那绳子末端拴在骆驼峰最高树枝上，自己却天天躲在浓密的林下守着，候了几天那雕果然飞过来拖拽。

日子一多，便满山满谷结成了蛛网一般，这时乌苏勒德是欢喜非常，遂把绳子拉了一拉，是缠得紧紧的。他便顺着绳子，慢慢地往上爬了过去。到得那红墙佛阁地方，只见山上一里模样平地。如人工铺成似的一片青石，平地之上便是山顶，顶上一大块红色岩石，好似一座红墙的小庙一般，这就是大家叫它做真真庙的缘故。乌苏勒德打量一会，将绳重行较量一番，便顺着这绳子往下溜了下来。回到梨皮村，叫了许多村民，做好了绳网。一连几天，遂造成一条绳桥，遂把山洞儿改筑了几间房屋。布鲁胡里村，是在梨皮村西面，如何能知

道，即是乌苏勒德个人，是这日与那美人会面，也不曾问过姓名，只得眼睁睁盼着那美人来相会罢了。

事有凑巧，那佛库伦因上山打猎，被猛虎拖拽。那班猎户就是乌苏勒德和一般村民，这是因为救人要紧。也不知道是谁家女子，他从绳桥上去，近前一看，那乌苏勒德倒反吓了一跳。因为他放箭射虎的时候，不知那个美人就是她，今见那美人躺在山顶平地动也不动，以为是着箭而亡，慌忙跑以那美人身旁，呼唤了一番。待到隔了多时，佛库伦醒了过来，觉得耳畔有人叫唤，睁眼一看，她一肚子的惊慌，反倒诧异起来。她想方才看见的老虎，为何说起人话来了？只听得耳边细细的声音说道：「姑娘不必害怕，那老虎已被我们赶走了，我便是乌苏勒德。今日姑娘被老虎拽到此间，正应了那日姑娘许俺在真真庙相见的話，岂不是天缘凑巧，使我们俩成功吗？」！连忙把佛库伦扶进洞里，上前作了三个辑，又爬下地去磕头，臊得佛库伦红涨了脸。只听他说道：「我乌苏勒德生平是一个铁铮铮的男子，从不曾向娘儿们低过头。自从那天月儿下遇见了姑娘，又蒙姑娘许俺在真真庙相见，俺的魂魄儿，便交给姑娘了。费尽心计，上这山尖儿来，铺设这间洞房。天可怜儿，姑娘果然来了，现在到了此地，可也没得说了，是姑娘自己答应在真真庙见面的。俺拚了一辈子的前程，在这山洞里陪

伴姑娘。」佛库伦给他一席话，说的甚是中听，况且在高峰孤岭地方，要想逃脱，也没有法子。此番在虎口余生，尤其要感激于他，遂说道：「我是布鲁胡里村长干达木尔女儿，与你是世代之仇，倘若被村里人知道，岂肯与你干休？」乌苏勒德说道：「姑娘如能承诺，虽拚一条性命，死在你们村里也是情愿。姑娘是干达木尔的女儿，我是早已料到，不知是第几位，尚不晓得。但是不知怎的自从遇见了姑娘之后，我的灵魂，被你摄住一样，今天姑娘被老虎拖到此地，必是我们俩前世里有缘，请姑棚依从了罢。免得天天思想成病死了，向地府里等着姑娘去。」佛库伦见他说话，实是诚恳，对于自己也早有意，遂叹了口气说道：「我佛库伦不想今日真个在真真庙中相会于你，这是照着古人的那句怨缘成……」说到这里就顿住口不说了。

从此跟着乌苏勒德，在山洞子，朝朝暮暮，度那甜蜜光阴。残冬已过，春日载阳，佛库伦偶尔出洞往西一望，想起自己父母，便不由两行泪珠儿，落下纷腮来。回进洞去，便对乌苏勒德说要回家探望，乌苏勒德低着头，想了一会说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拚着俺一条性命，送姑娘回家去罢。」佛库伦摇着头说道：「这是万万使不得的，我家恨你人骨，我爹爹如何肯与你干休？不如放我一个人回去，见我父母，自有话说，你且等着，早则半载，迟则一年，我总想法子来找你，做一对白头偕老的夫

妻。』乌苏勒德也无可奈何，只得由她一个人自己回去，到了离别的时候，忍不住掉下几点英雄泪来，便吩咐挂下绳梯，两人握着手，说一声前途珍重，站着绳梯下到山壁。乌苏勒德站在山顶望着直到望不见了，长叹一口气，回进洞去。

这里干达木尔，自从三女儿佛库伦，被老虎衔去之后，在四处找寻全无踪影，夫妻俩终日长吁短叹，愁眉不展。大库伦和正库伦，是亲眼看见她妹妹被老虎拖去，越想越觉凄惨。一夜大库伦姊妹，陪着母亲，围着灯光做活，忽见门帘一动，走进一个人来。抬头看时，正是合家想望着的三姑娘佛库伦。大库伦和正库伦，首先扑过去，喊了一声：「我的好妹妹，你怎么回来的？」遂引到母亲面前，她母亲欢喜得什么似的，一手搂在怀里，心肝宝贝乱叫，合家老小，都抢进屋子来看望。干达木尔拉住了他女儿，问长问短，佛库伦画蛇添足地说道：「当时被老虎咬住，昏昏沉沉，拽过几个山头，恰巧遇着一群猎户，赶走了老虎，把我从老虎嘴里夺了下来。看看我的腰上已受了伤，便带到他家去调养。过了两月，我的伤才好。接着又发了寒热，病得昏昏沉沉。到我病好时，一打听，原来已是跟他们离开此地，在几百里多远，不禁暗暗吃惊。后来幸亏他们的同伙，有几个要到东北长白山射雕，我便求着他们，带回家来。」

这一套话，说的大家很相信，谁知佛库伦和乌苏勒德，在

山洞里几个月的恩情，早已珠胎暗结，初时还不甚碍眼，后来这肚子，便一天一天地膨胀起来。佛库伦急的没法，自己想，要对他父母说明，又因乌苏勒德是个仇家，万无相容的道理，于是转过念头，把她的大姐姐请过来，把一切过去的原委，一五一十地说出来，求她顾念姊妹之情，设法搭救搭救。这大库伦听了，怔了半晌，说道：「这个难办得很，你想俺们爹爹，是这布鲁胡里村上的位村长，这村坊上的人，又多么看重妹妹，一旦村里人知道妹妹给仇人糟蹋，叫他老人家一副老脸，搁在什么地方去？不但是俺爹爹村长的位置站不住，就是妹妹肚子里的小孩子，俺村里人决不容他活在世上的。」大库伦说到这里，佛库伦便从坑上跳下来，直挺挺地跪在地下，嘴里不住地说：「姐姐救我。」

正在这个当儿，正库伦一脚踏进房来，见此情形，不由得不上前盘问，大库伦便把佛库伦如何与乌苏勒德结识，如何肚子里受了孕，从头至尾，说个明白。正库伦听了，沉思半晌，也是说不出半句话来，大库伦和佛库伦，逼着她想法子。一会儿，正库伦果然想出一条妙计，便悄悄地说道：「俺们常常听人说，「起先有个国王，他母亲原是个女孩儿。一天站在后院里，天上掉一颗星来，钻入怀里，便养下这个男孩，到后来这孩子便做了国王。」如今三妹妹可以找一样东西，吞下肚去，推说

是这东西落在肚子里，变成了孩儿，过几时养下孩儿来。倘是男的，村坊上人，也许奉他做村长呢。』佛库伦听了这个计策，究竟是作贼心虚，犹疑不定。然除此以外，再没有什么善法。

一日，天气和暖，布鲁胡里湖里，绿水荡漾，春波微动，大库伦姊妹三人，到这湖边洗澡，在水里戏耍多时，忽听得一阵鹊儿聒噪的声音，从北向南飞去，飞过佛库伦头顶时，半空中落下一颗红果来，不偏不倚，恰恰落在佛库伦的怀里。大库伦在旁说道：『三妹子快把红果吞下肚去，这是天赏给你的呀！』佛库伦便一张嘴，把这红果吞下肚去了。大库伦姊妹便回家宣传这件事，装枝添叶，说得很为神奇。所以后来满洲历史上也有这样一段神话。她爹爹干达木尔，果然给她姊妹们瞒住，信为千真万真。看见佛库伦的肚子，一天膨胀一天，不以为怪，反以为天赐麟儿，十分爱护。等到十月满足，生产的时候，大库伦姐妹自然在旁料理，果然天从人愿，产下一个又肥又白的男孩儿，干达木尔欢喜如获异宝。

当时的满洲，全是野蛮风俗，凡有祭祀，都用一个女巫，尊敬得很。这次是天赐神童，当然更加迷信。到了三天洗和的时候，干达木尔便聚集了全村的人，大排筵宴，杀牛宰猪，祭告天地，把村里最信服的女巫请来，占问休咎。那个女巫，便在村内广场，鸣钲击鼓，闭着双眼，跳舞一回，祷告完毕，大声对

众发言，谓这个孩子，原本是天上的罗汉，他母亲是天上仙女转世，现在天上的罗汉应该临凡，振兴我满洲。这个地方，应出一位英雄。所以天帝特命神鹊衔果，寄胎天女腹中。干达木尔率领全村人民，听了女巫之言，无不欢欣鼓舞，又叩求女巫赐孩子一个名字，女巫毫不思索说道：『这位罗汉，在天上就有个名字，叫做布库里雍顺，现在临凡下来，就用他的原名得啦。』

干达木尔大喜，当着村众，宣布了雍顺的名字。正是：

天上送来佳种子 人间争看好儿郎

欲知后来这个小英雄布库里雍顺，做出什么事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回

小英雄顺流登彼岸 奇女子乘势献良谋

却说佛库伦自从生子布库里雍顺，时时想起乌苏勒德那种英雄气概，又看看怀中的乳儿，便说不出又是欢喜又是感伤。一年容易又春风，这布库里雍顺，出世已是一周岁了。干

达木尔拣了一个好日子，登堂谢天，大排宴筵，把合村的男男女女，都请过来吃喜酒，传杯递盏，十分高兴。这一场直吃到夕照衔山，才各各罢手，干达木尔也吃个大饱大醉。

一会儿玉兔东升，照耀地上，繁花似锦，那老头儿趁着月光，踱出院外，不知不觉到了屋子后面，忽听得纷墙外有唧唧啾啾的声音。干达木尔便从墙缺里探头外望，谁知不见犹可，一见了便要七窍生烟，冒出无名火三丈。原不墙根边，有一对痴男女，静悄悄的坐着，那女的便是佛库伦，男的正是乌苏勒德。佛库伦紧靠在乌苏勒德怀里，一边哭着，一边喁喁私语，诉说她别后的相思，和养孩儿的辛苦。乌苏勒德一边劝慰着，一边伸手替她抹眼泪，正是千恩万爱，婉转缠绵。在这个当儿，正被干达木尔撞见了，便赶出门来，和乌苏勒德去撕拚。院子里的人，听得后院吵闹，便也来了许多人，帮着干达木尔动手，乌苏勒德便一手把佛库伦拖过自己身边，一面抵敌住这几个人。可是村里的人，知道发生事故，便一个二个前来助战，越来越多，个个拿着刀，峰拥似地围将起来。

乌苏勒德虽是个好汉，究竟是双拳敌不住四手，慢慢的有些招架不住，正在危急的时候，忽听得一声呐喊，从山峡上拥出一大群人来，各人手执刀枪，见人便砍，猛不可当。乌苏勒德知道是自己村里的人，便大声喊道：「快来抵挡。」便有几条

大汉，杀人重围，抢出人，但佛库伦已是吓得不敢动弹，脚也软得一步步走不动。乌苏勒德挟着她，冲了一阵，只见迎面来了一个大汉，手提着大劈刀迎头砍来，乌苏勒德便一抬腿便把那个大汉，摔了一跤，夺过刀来，抵住敌人，且战且退，直退到布鲁胡里湖边，沿湖逃走。

看着追兵已近，乌苏勒德一挥手，叫佛库伦快逃，佛库伦无可奈何，抱着孩儿，向前走去，转过山峡，便是骆驼嘴下面。一股瀑布，疾如奔马，那浅滩上搁着一只独木小船，佛库伦见景生情，立刻有了主意，忙把孩儿放在独木船上，将船推下湖去，急流湍激，瞬息千里。佛库伦看看船去远了，听不见哭声了，便在湖边跪下来，祷告佛爷，保佑她的儿子。正伤心的时候，乌苏勒德也赶过来，浑身血迹，气喘吁吁，原来那班追兵，被他杀得半个不剩了。问起孩儿，佛库伦说放在独木小船上，沿湖水放下去了。乌苏勒德这时也不禁伤心起来，对着湖面出了一会神，两人手挽手，向山脚下树林深处走去。慢慢的不见他两人的影儿了。山弯水绕，柳暗花明，一股激湍流水，早把布库里雍顺的独木小舟，由上流一直送到一幽静所在，轻轻地靠在岸边。

有一位女郎，临水洗衣，顾影自怜，忽然听得小孩儿的哭声，从船里出来，抢上前去看时，见一个孩子仰天倒在船底里，

手脚不住地颤动，一面张着嘴哭。便把他抱在怀里，那孩子立刻停了哭，看他长得又胖又白，十分可爱，当时便轰动了岸上的许多人，围着来看，这女郎顺手打开他的衣襟一看，见他颈上挂着一个黄布袋子，袋子外面，封着一张符咒。再打开袋子，掏出一张黄纸来，上面写的是，他母亲前生原是天女，只因此地要出一位英雄，特叫神鹊含胎，寄在天女肚子里。他是天上的罗汉种，名叫布库里雍顺。

这一席话，是当时干达木尔听了女巫的话，找人记下，特地做一个小袋，挂在他胸前，算是冲邪的意思。不想如今给这个地方人看见了，这位女郎，倒也有点主意，见当下围着许多村人，便立刻站起来，对大众说道：「我们建州地方，年年为了抢夺村长的位，每抢一回，便打一回，不知送了多少性命。如今天上送下这位小英雄来，是我们建州地方的福气，我劝诸位看这位英雄面上，从此大家便罢了手。我们便拜这位小英雄，做了村长，他是天人下凡，必能够保佑我们人人平安。」这时有三五百人围着听了，不觉的感动起来，一齐鼓掌赞成。

原来这位女郎，人人把她叫做慧敏格格，在建州地方，算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女子。模样儿长得又好，心眼儿又聪明，大家都愿意娶她做媳妇。可是她却不把这班男子放在眼里，他双亲早已去世，年纪已是二十六岁，还是一个闺中待字的处

女，守身如玉，人人都敬她爱她。所以如今她提出要拜这位小英雄做村长，大家并无异言。当下便在河边，大家趴在地下，一齐向这小孩子磕头，一面派人打扫一座洁净的屋子，给小村长居住。

说也奇怪，这位小村长，活该与慧敏格格有缘，他离开慧敏格格，便哭闹不住，必得她上去拍着安慰着，他便嘻嘻地笑起来，因此大家商议，请慧敏格格陪伴小村长。从此吃喝穿衣，统统由慧敏格格照料。这建州地方，自从小村长来了以后，便也风调雨顺，人心快乐。

光阴如箭，不觉已过了十六年，布库里雍顺，出落得一表人才，相貌十分清秀。建州地方的女孩儿，谁不愿嫁他。但布库里雍顺心里，只有一个慧敏格格，这时慧敏格格，已有四十二岁了，只因她长得异样的标致，望去还像三十多岁的人，绝世风姿，可怜迟暮。眼见得孤芳空老，大家也替她可惜。但在慧敏格格自己，有了这小村长和她朝夕厮缠，倒也很能解得寂寞。这小村长是天生一位英雄。他在八九岁上，便懂得骑马射箭，天天爬山过岭，探胜寻幽，不消几时，这建州地方的地势远近，都被他察看得明明白白。

到了十二岁上，他便要把建州地方整理起来，这位慧敏格格，又是个女中豪杰，于是帮同整理，将这建州地方，分作八



段。每一段设了一个管事人，照料地方上的公事。又挑选五百名身材高大气力强壮的，编成队伍，日日在郊外训练。在东西南北四面安设木栅，保护合村的人民。从此地方上高枕无忧，人人感激这位小村长的功德无量，直到了布库里雍顺二十岁上，年纪长成。看看建州地方，人口一天多似一天，兵力一天强盛一天，便发下号令，不许外人来本地地方游牧，倘有来时，便连人带牲口都要扣留下来。

这势力一天大似一天，便有左近的村坊，前来投降。布库里雍顺和他们约定，一家有事，吹角为号，大家都来救应。不到三年工夫，便收服了十余个村庄，因此各村庄的管事人，便商量公举布库里雍顺做一个贝勒。在村中搭起一座高棚，把布库里雍顺请出来，坐在台上，由建州地方八个管事人，率领左右村庄管事人，在台下叩拜，后面几千个村民，也跟着顶礼膜拜，恭请布库里雍顺，做这十余村的贝勒，尊上一个爱新觉罗的姓氏。大家便在空中地上吃酒吃肉，这位新贝勒，便打发人请了慧敏格格出来，两人在台上对面坐着吃喝。看看台下的人，酒也醉了，肉也饱了，便在台上手拉手儿舞蹈起来，一边跳着，一边唱着，右卫兵，瞒着众人，偷偷地下了台，和慧敏格格走出栅门，跨上马背。一对黑马，马磨马耳，人擦人肩，向旷野地方跑去。一面跑着，一面说笑着，不知不觉跑到一座大树林

子。两人下了马，手挽手儿到前面一带树林子里，并肩坐下，两人静悄悄的，一句话也不说，仰着脖子只是看天上的天空。

那慧敏格格朱唇微动，一阵一阵鼻息，吹在贝勒面上，觉得一阵甜香。贝勒心头一动，忙翻过身来，扑上前去，捧着慧敏格格的脸儿，不住接吻，说也可怜，这慧敏格格年纪快五十了，还是一个女孩儿的身子。这接吻的勾当，今天和贝勒，算是破题儿第一遭。这位五十岁的老处女，心上不免感动起来，便回过头来，看着贝勒微微一笑，两人正谈讲时候，早见一队兵士们来到面前，后面跟着许多人，个个对他们两人笑咪咪的，把个慧敏格格，羞得满脸通红，恨不得有地洞钻下去。耳中只听得几百人齐声嚷道：「贝勒大喜啊！慧敏格格大喜啊！建州的百姓大喜啊！」嚷过了，一齐上前，男的簇拥着布库里雍顺，女的簇拥着慧敏格格，上了马。大家跟着他俩的马后，直送到屋子里，一面招呼村中八位管事人来，劝贝勒便在当夜娶慧敏格格做福晋夫人，贝勒答应了。管事人出去，召集了村坊上许多百姓，把这件事对他们说了。

合村的人，个个高兴，人人踊跃，顿时角声到处吹动。贝勒府前人山人海挤满了，便请来四个喇嘛，全副打扮，上前来祭堂子。贝勒和福晋，也跟着拜过四下里百姓，一片欢呼。贝勒便留他们在空地上吃肉吃酒，吃到掌灯时候，院子里烧着天